

张中行
散文精选

当代
中国

散文八大家



季羨林

主编

桑榆琐话 ①

海天出版社



张中行散文精选

桑榆琐话¹

■ 龙协涛 选 编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桑榆琐话：张中行散文精选/张中行著；龙协涛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5
(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季羨林主编)
ISBN 7—80654—273—6

I. 桑… II. ①张… ②龙… III. 散文—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466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于志斌 林星海

封面设计：李萌 责任技编：钟愉琼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开本：650×970 1/16 印张：36

ISBN：7—80654—273—6

定价：144.00 元 (全 4 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图书馆配专供)



张中行

张中行，男，1909年出生于河北香河县。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治学严谨，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学贯古今。有“杂家”之称。著有《张中行作品集》6卷，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留梦集》、《流年碎影》等产生广泛影响。

漫谈散文

(代总序)

季羡林

对于散文，我有偏爱，又有偏见。为什么有偏爱呢？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而偏见又何来呢？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

我没有读过《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我不知道，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我个人觉得，“散文”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糊的。最广义的散文，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再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不用四六体的文体。更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随笔、小品文、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英文称这为 essay, familiar essay, 法文叫 essai, 德文是 Essay, 显然是一个字。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译法有多种。法国蒙田的 Essai, 中国译为“随笔”，英国的 familiar essay 译为“散文”或“随笔”，或“小品文”。中国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过去则多称之为“小品”。我堕入了五里雾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顾左

右而言他”。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这决不是“王婆卖瓜”，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情况也有分歧。英国散文名家辈出，灿若列星。德国则相形见绌，散文家寥若晨星。印度古代，说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能说，这与民族性颇有关联。再进一步，我就穷辞了。

这且不去管它，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在专家们眼中，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太平淡低下了。然而我却认为，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只堪自怡悦”，对于我却是“只等秋风过耳边”了。

这些先不去讲它，只谈散文。简短截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

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窃以为，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良有以也。

但是，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或者甚至可以说，还不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法，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正相反，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我回天无力，只有徒唤奈何了。

要想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并不困难。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总想走捷径，总想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中国古代的散文，他们读得不多，甚至可能并不读；外国的优秀散文，同他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自己又偏想出点风头，露一两手。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样非驴非马的文章。

我在上面提到我对散文有偏见，又几次说到“优秀的散文”，我的用意何在呢？偏见就在“优秀”二字上。原来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窄狭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窄狭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窄狭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窄狭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

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史记》中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贾谊的《过秦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侯论》等等，虽似无情可抒，然而却文采斐然，情即蕴涵其中，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

这样的散文精品，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头到尾地背诵。每一背诵，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如饮佳茗，香留舌本；如对良友，意寄胸中。如果真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话，我即是也。从高中直到大学，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文字不同，心态各异。但是，仔细玩味，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虽然笼统称之为“百花齐放”，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格，合在一起看，直如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其余诸家，各有千秋，我不敢赞一词矣。

统观古今中外各家的散文或随笔，既不见“散”，也不见“随”。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产品。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

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空口无凭，有文为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脍炙人口，无人不晓。通篇用“也”字句，其苦心经营之迹，昭然可见。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现在不再列举，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

在文章的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在这一点上，诗文皆然，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而且我相信，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要举例子，那真是不胜枚举。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开头几句话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原稿并没有。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把原稿派人送走。但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还不够妥善，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了回来，加上了这几句话，然后再送走，心里才得到了安宁。由此可见，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从这一件小事中，后代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这就决非一件小事了。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有笼罩全篇的力量，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有如高屋建瓴，再读下去，就一泻千里了。文章开头之重要，焉能小视哉！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不能篇篇如此。综观古人文章的开头，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提纲挈领，如韩愈《原道》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

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有的平缓，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之“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有的陡峭，如杜牧《阿房宫赋》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类型还多得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读者如能仔细观察，仔细玩味，必有所得，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谈到结尾，姑以诗为例，因为在诗歌中，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杜甫的《望岳》最后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钱起的《赋得湘灵鼓瑟》的最终两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的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的《缚鸡行》的最后两句是：“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诗文相通，散文的例子，读者可以自己体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或诗，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我不敢说，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是这样。但，文章之作，其道多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我上面讲的情况，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了。我敬谨答曰：“是的，亲爱的先生！我正是在讲八股，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有人讲，清代桐城派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在结构布局方面，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这个意见极有见地。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

一些散文作家——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学一点八股文，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我在上面罗罗嗦嗦写了那么一大篇，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告诫大家：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也决非轻而易举，应当经过一番磨炼，下过一番苦工，才能有所成，决不可掉以轻心，率尔操觚。

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篇篇风格不同。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我决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仅就我个人而论，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认为，散文最忌平板。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写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语法错误，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是好的教材资料，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文学最忌单调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词藻，外国句法；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以避免平淡无味。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我知道，我这种意见决不是每个作家都同意的。风格如人，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决不能强求统一。因此我才说：这是我的偏见。说“偏见”，是代他人立言。代他人立言，比代圣人立言还要困难。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正见，否则我决不会这样刺刺不休地

来论证。我相信，大千世界，文章林林总总，争鸣何止百家！如蒙海涵，容我这个偏见也占一席之地，则我必将感激涕零之至矣。

前言：悲天悯人的诗哲情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散文创作走向繁荣的时代，各式各样的言说方式、形形色色的内容在散文园地里自由地生长，令人颇有眼花缭乱的感觉。然而，鱼龙混杂与繁荣并生的也有浅薄和浮躁，伪文化散文、小男人小女人散文似乎成为流行的文化快餐。在这种形势下，张中行先生的散文创作就显得特别而有分量了。他以冲淡隽永、幽默风趣的文笔，以哲人殚精竭虑的睿智和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打动了无数读者。

中行先生生于帝制时代，成长于忧患之中，饱历世事沧桑，对人和事，他都有超出常人的远见卓识。作为学者，他又博览群书，融会中西，淹贯古今，人称“杂家”。他的生活兴趣广泛，举凡金石书画、文物古董等，都有过非同一般的钻研。这些学养和经历滋润了他作为人文学者所特有的情怀，所谓“璇玑萦胸次，灿烂皆文章”。正因如此，他的散文具独特魅力，成为当代文坛的一大景观。

自 80 年代中期先生出版《负暄琐话》以来，他一直文思泉涌，勤于笔耕，出版了十余部散文著作。他叙人事，抒文情，论世道，集散金碎玉，汇感性体悟。他的散文如一杯清淳的绿茶，在人们的品味中留下温馨，留下悠长的余韵。

他写的较多同时反响也最强烈的是关于人物的散文。在他的

笔下，有学富五车、驰名中外的燕园师长，有值得永恒纪念的至爱亲朋，有过着苦涩的生活但善良可爱的平民百姓……但先生所写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这些人、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在表现人物上，中行先生深得传统文学艺术的精髓，即大量运用白描手法，捡拾起所写人物留存于自己记忆深处的些许影子，抓住最能体现人物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的若干片段，将一些散若珍珠的细节整合起来，简笔勾勒，就使人物跃然纸上。此类文章中最有价值、最为成功的是他对一些文化名人的刻画。在他的笔下，曾经领一代风骚的章太炎、辜鸿铭、熊十力、胡适之、废名、刘半农……一个个可亲、可爱、可敬、可叹的形象，无不情采飞扬，令人神往。正因如此，先生的第一本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一问》世就博得了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海内外报刊佳评如潮，认为是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写今日之《世说新语》。先生通过这些人和事，眷恋滋养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忆念身怀今日日渐稀少的美德的人们。中行先生说他的《负暄琐话》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其实，他的其他文章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从他的这类文章中，我们每每能咀嚼出一丝丝苦涩，这苦涩应是对那些已成为《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暗含着给今天及未来的人们的美好祝愿。

他的追忆昔日风物的文章，作者胸中涌动着风景依旧而人面不同或时过境迁以至凭吊无依的情怀，配以老辣、畅达之文笔，感人至深。例如“红楼点滴”五则，先生以当年北大红楼中人的身份，把当时北大散漫、严正、宽容的家风娓娓道来，并非茶余饭后的闲侃，而是在张扬一种学统，赓续一种文脉，引人深思，令人慨叹和向往。其它如《北大图书馆》、《我的琉璃厂今昔》等，也在对昔日的怀恋中蕴涵着对文化问题的思索。在那些评古

论今的文章中，使我们感动的也是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圆明园劫灰》、《钱与德的你死我活》、《消费的我行我素》等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善于从具体事情入手，引发与现实有关的感慨，进而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文中充盈着对假、丑、恶的无情批判，同时发出对人间真、善、美的深沉呼唤。

北大的另一位著名学者翦伯赞讲过，经济是历史的骨架，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是历史的灵魂。正因为文化问题如此重要，它才成为人文学者关心的焦点。综观中行先生散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丰厚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行先生是怀旧主义者，他所怀恋的，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当今世界，经济大潮滔滔汨汨，一引起人深陷灯红酒绿的市廛里，那给了中华民族以风格和气韵的传统文化之至美的一面正令人遗憾地一点点消逝。越来越多的人灵魂表层化、人格平面化了。对于一个民族，这是可悲的。中行先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并痛心于此。因而在他的散文中，通过对具体人、事、物稍带幽默味道的叙评，不露声色地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先生未作振臂高呼，但他那些略带伤感的回忆，温柔敦厚的提醒，对于弘扬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分明是继晷的膏油，润物的春雨，对当今的人们同样能起到警示作用。

从先生论人生哲学的著作《顺生论》、《望道杂纂》等书看，对文化精神人琴俱亡的忧戚始终萦绕在字里行间。但先生却又常说：“人生毕竟是可爱的！”认为人应当在不可多得的一生中努力生活得更好，社会应当更加美好，这样即使不能达到至美的理想境界，也能接近理想。在《张中行世道美文·作者序》里，他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算作奢望也好，我总不愿意真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些许小文，也许能够尽一点点挽

狂澜之力吗？但愿如此。”这种善良的愿望贯穿于他的散文中，体现着一位诗哲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先生通佛学却不避世，始终以拳拳赤子之心关注社会、人生。文如其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与教育有关的职业，其文章也凸现了一位充满爱心的和蔼长者的形象。先生认为自己受昔日燕园师长很多影响，在他的身上，不也正体现了以往许多燕园师长的风骨吗？

中行先生是哲人，写散文有极高的思想起点，文章内蕴丰厚，有浓郁的沧桑感和深沉的历史感，却决不晦涩、古板。他的散文大多写于七十岁之后，但从文章中看不出一丝老相，而是精光内蕴、生气流动的。可以说，其文是以真诚之笔蘸心血写成，自然天工，如诗如画。

中行先生的散文是用人生经历与智慧酿就的芳醇美酒，是余音绕梁的动人吟唱。愿更多的人能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和人生的教益，这也正是先生所殷殷嘱望的！

龙协涛

2000年冬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第 一 册

漫谈散文（代总序）	季羨林	1
前言：悲天悯人的诗哲情怀	龙协涛	1
章太炎		1
辜鸿铭		4
胡博士		16
熊十力		20
刘半农		25
黄晦闻		29
马幼渔		33
老温德		36
刘叔雅		42
林宰平		45
苦雨斋一二		49
两位美学家		55
杨丙辰		61